

言恭达 主编

當代書法論叢

抚云斋艺术论评集

邱世鸿 著

言恭达 主编

抚云斋艺

评集

邱世鸿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抚云斋艺术论评集/邱世鸿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9

(当代书法论丛/言恭达主编)

ISBN 978-7-214-16319-6

I. ①抚… II. ①邱… III. ①汉字—书法—文集

IV. ①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1605 号

书 名 抚云斋艺术论评集

著 者 邱世鸿

责任编辑 姜 嵘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1 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页 4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6319-6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言恭达

编 委：言恭达 邵金茵 衡正安

徐 海 谢 红 张 凉

當代書法論叢

言恭達



出品：言恭達文化基金會

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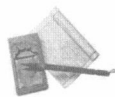
言恭达

中国书法艺术凝聚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书法的艺术实践,不仅仅是创作作品本身,更是对中华民族千年来生活方式的传承,是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价值的精神诉求。因此,书法是中华文化的基因。若基因改变,则预示着文化性质的改变。在键盘时代,传播民族的书写状态,掌握书法文化知识,增强审美能力,对传承中华文化将是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大事。

艺术理论与学术研究是书法创作的先导。当代书学研究面对着“财富围城”市场经济的包围与冲击,面对着社会休闲文化的交感与异化,也面对着大数据时代传播方式的改变。书学研究是书法走向专业、走向高端、走向人文的必备途径。书法艺术的精品创作需要理论的指导与深化。在此意义上说,当代书学研究必须做到高端、纯净、人文。

我们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文化创新时期。如何让当代书学研究走向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人文主体精神引领下的深化?重要的是须在总结、梳理书法史与历代论著的基础上进行时代内质的提升,其核心是书法文化研究的时代创造与传承理念的与时俱进。

目前,全国高等书法教育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这是对当代高等美学教育、当代书艺的传承发展的最大贡献。深化书法艺术研究,完成书艺学理研究的传道、解惑的终极价值,使书法研究、书法教育所具备的审



美价值、伦理价值与社会价值在新时期发挥重要的普惠优势,它不应为市场经济的现实所解构,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不能让平庸的数量充当质量,让无序的热度替代繁荣的高度。当代书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应具备学理的高度、历史的厚度与视野的广度。我们说,书法创作的繁荣要靠艺术教育尤其是高等艺术教育的提升,而艺术教育则依托于学术研究的理论支撑。艺术教育的真正成果是凸现艺术理念与创作导向的引领,让书法从单一的艺术可视性进入丰富的时代人文性。改变“快餐”,拒绝“流行”,坚守雅正与清流,这就是当代书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三十多年的当代“书法热”无疑带来了群众文化的繁荣,书法实践活动的蓬勃兴起,带来了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生活方式的回归,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民粹文化”的膨胀等,表现为某些书法文化民族立场的转移、传统艺术核心价值体系的颠覆和审美评判标准的缺失。中国书坛需要心灵建设,需要当代书法社会文化身份的重塑,需要以我们每位书家与理论家从自我做起的文化自觉去唤起全社会对文化的觉醒,从而完成一代书法人的时代担当!

今天,由言恭达文化基金会部署策划并组织出版《当代书法论丛》系列丛书。《论丛》将从书艺评论、书法考鉴和书史研究等诸多学术方面,对当代书法作冷静的思考与学术探究,为书法艺术的当代发展作出理性的梳辨与思考,同时也为当今书坛推出优秀学术与艺术人才、积累丰富的理论学术成果作点贡献。

首期《论丛》遴选的学者立足江苏、面向全国,他们都是当今书坛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冯亦吾、陈方既、李庶民、孙洵、穆棣、王伟林、毛万宝、蔡树农、衡正安、邱世鸿、田耕之、盛诗澜。他们中有年届耄耋的老专家,也有年轻的学术新锐,他们分别以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视角,诠释了书法史论研究、考鉴与当代书法发展的最新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

我既是当代书法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参与者，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中国传统书法艺术走向大众的历史进程。我真诚地希望《论丛》的出版发行，能为当今书坛带来一些思考、一些收获。

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化积累，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今天的文化创造是明天的历史遗存与文化记忆。当下，我们呼唤艺术回归本真，回归学术，回归理性，回归生活，回归心灵。我想，一个文化人，一个艺术与理论工作者，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不要忘记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坚守历史的人文创造，彰显时代的审美品格。这是我们这代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也是当代书法艺术和理论工作者需要架构的文化理想。

岁次乙未夏月于金陵抱云堂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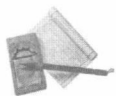
艺术的创造即是文化的创造,艺术的审美即是文化的审美。艺术中的文化,既包括艺术家的审美趣味、精神气质、艺术才情,更包括民族文化心理和艺术精神。

研究诗词、书画、篆刻等中国艺术,必然置于中国文化母体之中,从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文化心理来透视其规律,也许比靠外国文艺理论来解更为有效。中华美学自有一套评判体系,它更多地关注人生活本身、人格修炼的境界。人文艺术与人文精神相关。

中国文化的核心自然是哲学,尤其以儒、道、禅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穷一生之力也不能研究透彻。国学大师真正有名者,多对中国文人艺术有深刻的研究。凡是忽略或鄙视中国艺术创作者,多为迂腐之人,其理论也多空洞无依。

书法、篆刻、绘画、诗词,是中国艺术之代表,非高人雅士难臻其妙。而没有超逸的心态和平常之心,难有佳境。许多追名逐利者,把这些高雅艺术,作为谋取利益之手段,偏偏高谈古人之淡泊,还假惺惺地故作信仰,让人觉得十分可笑。那些为谋个“主席”、“会长”而丧失人格的人,不配谈中国艺术。

丹青、笔墨、印石、文字等物质手段,全因为文人的才情、思想、精神、韵趣等形而上的投入,才产生巨大价值。这是人类精神财富之一。但又



因为地位、地域、身份、阅历等的差异,常常产生独特的审美形式,发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如对待“馆阁体”的评价一样。

任何时代的文人,都具有难以掩盖的矛盾心态。复杂的经历,常在某些书上变得平面化。人们只看到他们的优点,或者缺点,而看不到其矛盾的复杂形态,如米芾、朱熹、王铎、傅山等,许多研究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很少突破,就是没有从文化心理来剖析。

每个人都有着研究的重心,或者说关注自身比较喜欢的东西。如果只读普通的教课书或艺术史,对人物的理解是不够的,包括笔记、野史、外传等都要参考,最后是阅读文本,在笔墨之中找到其心理流程,则有新的感受。中国文化从宋以后,可以称为“心”的文化。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常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而任何过分片面发展,都将是不够完美的形象。笔者希望当代艺术教育应该二者兼备,感性与理性相互升华,使审美教育的效果更为明显。

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艺术生存的法则。没有创造的活力,我们的艺术生命必然趋于萎缩,甚至毁灭。而创造又是时间、功力、思想等综合因素积累起来的合力作用而出现的效果,并非那些空头理论家的口号。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前后不统一。美学的、历史的、伦理的三个标准,要待尘埃落定后才有资格评定。地域观念、乡贤观念、师生观念等非艺术批评的“潜标准”,给我们造成了很多障碍,造成许多错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历史就是大浪淘沙,经得住考验才行。后人的评价多数是中肯的。

目 录

论国学涵养对高等书法教学的多重影响 / 1
宋型文化与宋代文艺精神 / 19
“欧体”内擫笔法与中国美学精神 / 31
理学书论与“性灵说” / 43
论欧阳修的文道观对书法的影响 / 51
苏轼“技道双进”论与当代书家人格培养 / 74
从尚古意到尚天趣:明清篆刻理论的审美超越 / 86
试论朱熹理学书论的二重性及其价值 / 109
论朱熹理学思想对书法理论的影响 / 121
试论浙东理学书论的发展及其特征 / 131
康有为书论的矛盾性研究 / 149
近现代印人的书法研究 / 171
《寄畅园法帖》与江南书风 / 189
论新文人书法与文化精神 / 213
新文人书法论纲四题 / 222
徐无闻先生的书法篆刻研究 / 237
徐无闻与中国文化 / 264
中国书法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构建 / 275
后 记 / 290

论国学涵养对高等书法教学的多重影响

序引：时代抉择与高峰到来

在信息、时尚、审美等都多元化的 21 世纪，时代的发展步伐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高等书法教育在高校逐渐增强了自己的优势，专业艺术院校、各类师范大学、工科大学艺术学院等不同部门都开设书法专业和书法研究所，高等书法教育有着更宏伟的培养目标。国家画院精英班、中国书协培训部等机构也加大了对书法人才的培养力度。而高等院校的书法留学生、进修生日益增多，各地区部门对理论奖的奖励数额增大等，都说明了高等书法教育发展到了研究形态、重视理论建构，逐渐达到了人们所期待的目标。书法名家或大师多聚集于高等院校，借助历史选择的最佳平台，主宰着书坛的理论导向。即使是在协会作专职工作的书家，也想方设法地去高校当“客座教授”或挂靠硕士、博士点招生。重大研讨会提高论文稿酬，编印豪华论文集，聘请书法专家、博导讲学已经成为风气。学术研讨会此起彼伏，各擅其长。如 2008 年南京“金陵论坛”，2009 年苏州“书法史”讲座、山东“泰山论坛”，2010 年芜湖“文房四宝及海外书法传播国际研讨会”、西安“九成宫书法大赛及名家学术论坛”、杭州“高等书法教育国际研讨会”等，都在张扬一种明理进道之风气，尊重理论家的学术成果，主导书法创作的方向，总结近年的研创得失，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依据。高等书法教育相对于中等、基础的书法教育更为迅速地发展，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自上而下的辐射作用，使人们充分意识到书法作为高级艺术的重要性。而让民族艺术走向世界，是每个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快事。中国书法在现代经过梁启超、林语堂、鲁迅、邓以蛰、宗白华、蒋彝、周汝昌、熊秉明等的大力弘扬，后来又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焕发出古朴的光辉，开始受到世界的瞩目。古人强调文以载道，理明意达，则辞自成文。朱子强调“成己”之学：“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① 对于书法事业而言，书学已经成为“成己之学”，走向了高度的自觉，成果丰硕，书法研究已经完成了它自身的转型。

这类现象的出现，正说明高等书法从民间自发性质已经走向了高端的研究

^① 《朱子语类》卷第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



领域,从散兵游勇走向了专业化、规模化的训练队伍。书法艺术在较高层次取得了自证其名的地位。这与十年前的被动状态真有着天壤之别。书法教育的目的是完成“实用书写—陶情冶性—专业研究”的逐渐上升过程,逐步走向高端的艺术训练和学术研讨,从而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新世纪的书法发展所遇到的良好机遇在于:中国通过举办奥运会(2008 北京)、世博会(2009 上海)、青运会(2014 南京)等重大活动,赢得了世界声誉,整体国家实力得到认可,国家威望大幅提高。世界文化、艺术的交流走向深入。中国书法等艺术形式得到了国际艺术界的赞赏,无论在政坛还是文化界,“中国符号”不再是陌生和隔离的东西,而是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文化载体。书法高等教学近来的快速发展,逐步从“欣赏型”教学模式转型到“体验型”教学模式,从“客串书法教师”转向“职业性书法教师”,从“创作性人才”转向“研究型人才”。这正是二十一世纪书法高等教育的新特点。教学新模式的形成,对于我们更好地结合国学框架,提高文化素养,涵养优秀的人文品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 中国文化的传播,最主要是靠诗书画印的文人传统艺术形式。这些都需要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释道的母体里熏陶和滋养。文人艺术最典型地浓缩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主流。新时期高等书法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完善的书法人才,塑造良好、健康的理想人格。而这些不得不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华夏文化丰厚的土壤里来完成这一使命。典型的传统文人形象,自然是诗书画印等艺术熏陶下的理想人格,成为时代的楷模。古诗培养灵秀含蓄之性情,书法培养简练飞动的线条空间,国画培养五色生动的笔墨韵趣,印章培养红白分割的方寸世界,四者又互相贯通,互相升华。这些简单而复杂的艺术品类,涉及美学、哲学、史学、文学、金石学、艺术学等方面的知识,非有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不足以任其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书法教师,很难将书法史论或技法实践完美统一。如 2006—2009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学基础文库》系列丛书,包括杜松柏的《国学治学方法》,张舜徽纂辑的《经传诸子语选》、刘兆祐等著的《国学导读》、柳诒徵的《国史要义》、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论》等,对文化与文化学,国学与东方文化、国学基础入门要领等问题做了探讨。这些书对于师生在提高对国学的认识,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奠基作用。读书养气,涵养气质,已经被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高等书法教育的努力就是要将那些门外汉、客串教师剔除出去,而代之以专业的、专职的书法教师来完成书法事业的重任。国学的经、史、子、集是必须要系统学习和研究的对象^①,专业人才基本上是硕士、博士毕业,方能读懂要义,

^① 关于“国学”之含义,刘兆祐等著《国学导读》第一章介绍详细。其内涵分为十七类,经、史、子、集只是国学典籍的内涵,不完全等同于国学的内涵。2009 年版,3 页。

深究其理。读经须明圣贤之道义,读史可知朝代之兴替,阅诸子百家之书更知百家之主张所在之理,读百家文集知沉浮之经验教训,这既是重点高校对教师的要求,也是专业发展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国学含量丰富,潜移默化,塑造着国民之灵魂,对书法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对书法人才培养的影响巨大。国学作为一般性知识,可以使人益智开慧,但作为艺术家的营养,却有着多重功效。

一、心性之陶养:国学素养的辐射作用

艺术之功首在对心性之铸造。先儒强调心性,源自理气,自然是吸收了儒道禅三家的优长,加以融通而辅以人文色彩。徐复观先生认为:“孟子、庄子、荀子以及以后禅宗所说的‘心’,是通过一种修养工夫,使心从其他生理活动中摆脱出来,以心的本来面目活动,这时心才能发出道德、艺术、纯客观认知的活动。”^①他认为由工夫所呈现出来的本心是了解问题的关键。人心是价值的根源,心是道德、艺术的主体。这与程明道所谓“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同理。人格尊严也赖此而存。孟子的“心性”之说,经扩充而成为道德理性,提升到本体论高度,成为性理之学;而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更为强调“情”与“理”的内在统一。西方哲学都涉及“人性”心理等问题,如尼采的“强力意志”等,实际上涉及人类心理本体问题,李泽厚先生归纳为“建立新感性”。所谓“新感性”就是指的这种由人类自己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心理本体。它仍然是动物生理的感性,但已区别于动物心理,它是人类将自己的血肉自然即生理的感性存在加以“人化”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自然的人化”。^②我们所强调的“心性”之凝定,也是要学生们在审美体验中能够升华,能够“人化”自己的生理感性。

学习书法艺术,会直接接触或旁涉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艺术的母体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大至儒道禅的哲学思想,小至竹石梅兰的小品趣味,皆蕴含宇宙规律,目击而道存。思考书法的存身之道和创造之源,无不要贯通“天地人”之三才,打通彼此之间的隔阂,融合升华,互相关照,这是宋儒所谓的“圆照”之法。若偏执一隅,株守一家,则很难透彻。书法是传统文化之一小翼,通过它可以管窥万物万象,所谓“以一管之笔,拟态虚之体”,自当陶冶胸次,开阔境界。学生学习书法,阐明心性,主要作用有三:一是定心,二是明性,三是通情。而所用手段则是一为涵养,二为领悟,三为博大。如学书法艺术,必须了解书法的发生、发展、演变、衰落之原因,了解书家成功之慧根、机缘、运数、心相等方面,纵横交叉,立体生成,使我们能立体地观照一个书家的整体形象。了解一个书家或一件作品,就是对其心灵的生命轨迹进行系统的研究。养成大我之境

①《心的文化》,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215页。

②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286页。



界,正确处理“性—情—欲”的关系问题,张扬生命哲学,以道心统率人心,穷理而达情,虚灵而不昧。国学之根基在哲学。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也就是对认识的反思。^①朱熹在论学习的开端即曰:“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②朱熹认为凡事皆须从“心”上领会,而不应从“事”上去领会。“通情”之处在意诚心正,以敬为主,不仅持养,还须贯通,收敛身心,自能通达事物包括艺术。这也是对孟子“尽性知天”理论的合理阐述。理学家们以深刻的实践获得涵养、存养、格物、体道的功夫,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为学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心统性情,穷理明道,归于中和之境,则根本已成。在精神上立定脚跟,涵养深厚,发而中节,从容中道,自能达其圆成之境。心性之培养达到“此心湛然”者,更须与立德立品相结合,塑造圣贤人格而后已。既然圣人之道,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我们之治学为艺亦须感物通灵,有所发明。真能做到“尊德性而道问学”、“尽精微而致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已是莫大的超越,体味世界万物之义理,君子之道中正无偏,故能久传不谬。正如清人李祖年《翰墨丛谈》所云:

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著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③

至于当代新儒学在争论中国文化本体是“以心性为主”还是“以情为主”的问题,^④将二者割裂开来,并非恰当。笔者认为“心统性情”之说更为合适。知、情、意是互相关联的内容,心定而情动,情动而意坚,缺一皆不足以完善生命之大成。

在书法学习上,我们提出“炼字先练心,作字先做人”之原则,是从学书整体原则出发的。前句比较强调心气之凝定者,道佛皆强调入定禅悦,不可放逸无度,而能收视返听,凝神静气,澹泊致远,这对于身心皆有益处。儒家“美善相乐”的思想影响深远,形成了从伦理道德出发评价人物或艺术的审美传统。而最关键在于,心性的培养能够使学生从心灵深处获得一种解悟能力,体验古贤情感,心追手摹,领悟、感悟而致表现、创造之能力。唐张怀瓘《书断》提出“技由心付”、“意与灵通”等观点,为其“神采论”作了解释;宋代朱长文《续书断》提出:“字有义理,法贵谨严”,强调“心通”说,“艺从心得说”;即使如提出“自出新意,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绪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10 页。

② 《朱子语类》卷第七《学一·小学》。

③ 崔尔平编选点校《明清书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1631 页。

④ 这个问题,如牟宗三认为“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的神髓所在”、“道德秩序乃宇宙秩序”(《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店 1963 年版,87 页),认为中国人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即心性之学。而梁漱溟认为“周孔教化亦自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中国文化要义》)。钱穆认为:“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论语要略》)。参考《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56—57 页。

不践古人”的苏轼,也要说:“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①强调“书为心画”的伦理意义,恐怕是整个书法批评史上最为合拍的一个命题。宋人内倾性文化开发了心性的根源,更趋精微老成,强调内在体验,心天合一,直接导致心学的发生和变异,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元代学者郝经最早提出“书法即心法”和“技进于道”的命题,同时也强调书法的成功并不只是“自得于内”的修炼,还须取法自然,亲和自然,穷天下之理而须格物致知。他说:

心手相忘,从容中道,长江之波也,太虚之云也,轮扁之手也,运斤之风也,九方皋之马也。点缀批抹,莫非自然而不知所言然,然后超凡入圣。^②

他的书学思想显然吸收了理学精神的精华,主张儒道互补,更视书法修炼为人格修炼。心性的决定性影响,达到“从容中道”的境界,自然会“技进于道”。清末民初的学者、书法家钱振鏗在《名山书论》中也指出“因书悟道”在于“敬”,在于克服自身习气:

书之有习气,犹人之有过失也。人不自反,终身在过失之中;书不要好,终身在习气之中。^③

钱氏认为,书要“雍容”,若其为人,正直、坦诚,期合于道,“从容中道”为难。这需要心性的修炼。艺成而下,德成而上,在书中看见的不只是笔墨痕迹,而是呈现出自然造化的巧妙布局,更能见出人性灿烂的光辉。我们研究一下国学大师们的人生经历,就知道定性立品,明心进道的决定性影响。陈寅恪坚守气节,陈氏一门三代风流,而倡导“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在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之同时,终能“不忘民族之本位”。^④我们再看看“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钱穆,“寸铁取敌,别立新宗”的鲁迅,“接续三百年儒学”的梁漱溟等国学大师,都在一生的奋斗中有着自己坚定的信仰,身后哀荣多感叹,真正达到了“三不朽”之境界。马一浮先生认为艺术可以养生:

故谓摄生先须摄心,摄心亦无他术,心缘义理,久久自然调伏。孟子集义养气之功,人人可能。^⑤

马一浮先生以其身体力行,为当代新儒学之发展找到了出路,也为我们提供了典范。他认为不明心性乃为根本病,明心尽性,仁智合一,必将优入圣域。

① 苏东坡:《论书》,《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314页。

② 郝经:《叙述》,《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173页。

③ 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1637页。

④ 同道:《国学大师之死》,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168页。

⑤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497页。



观其行书诗稿,一派儒雅风范,睹迹明心,想其为人。尤其是擅长书法的鲁迅、郭沫若、毛泽东等人物身上的思想闪光,给学生们的震撼和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见贤思齐,穷通皆乐,心性能澄明淡定,圆融自觉,晚学者亦足以“导将来之器识”。

二、理趣之寻求:文化传统的现代张力

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是中国书法教育的第二目标。在知识灌输、作品欣赏、书体训练中,教师有责任培养学生的审美趣味,做到高尚、健康、高雅。在对基本的点画用笔力度,结构比例美感,章法布局和谐的基本规则的欣赏和分析之后,还需要对作品的格调、气息、韵味等方面作出引导。形神兼备、以貌写神、遗貌取神等原则都是需要强调的内容。通过对雅与俗、形与神、法与意、情与理等方面的综合理解与分析,使学生能够摒弃低级的、低俗的审美趣味,而能在更广阔、更高层的视野里来观照作品和书家,对时代审美的嬗变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贯通。趣味包括理趣、雅趣、谐趣等多种,尤以理趣为要。理趣强调义理,包括哲理化(纯粹理性的趣味)、伦理化(道德理性的趣味)、诗意化(诗性境界的趣味)三种形式。^①理趣自然是指其中的义理情趣,包括了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强调从性理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北宋而后,“理”不只是概念,而是理学家所强调的“活泼泼”的生命精神,是“天地有形外”所存在的“生意”,是“花草精神”,无限生机而寄托远志,尤见思致。

趣味的培养,首先在明理。学生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作品,自然是入门之捷径,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皆有其寓意在。但如果没有其他作为支撑,很难有更大的容量。中国文化素来强调“性理”与“情感”的合一,性情浑然一体,而体道之心即是性情之乐。蒙培元先生将中国哲学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知识型的,如墨家、名家;一类是境界型的,如儒、道、佛。我们多重后者对文艺产生的影响。所谓境界,就是心灵超越所达到的存在状态,可视为生命的一种归根返本的体验,这种体验和人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是美学、道德的,也可以是宗教的。^②冯友兰先生早在《新原人》中就提出过系统的“境界说”。他后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再次阐述了“境界说”,强调了中国哲学的永久性价值就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书法史和书法美学有相当的启迪作用。儒学、道学、佛学皆博大精深,对于书法美学的意义自不待言。儒家的“性善”、“里仁”美学,道家的“自然”、“无为”美学,佛家的“圆照”、“妙悟”等美学,无不使书法的理论创作和研究拓展思维、开阔空间,飞跃到深远

^① 许总主编《理学文艺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171—1195页。

^②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3页。